

七書講義

尉繚子 五ノ六七
八卷

守權
三校
武藏
行理



原官
治本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三〇	五	一
一	五	一	五

内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書	五	三〇
五	一	五	一
五	九	一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05
冊數	15 (8)
函號	295 20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日本書紀
卷第二十五

施氏射繚子講義卷第二十五

淺草文庫

攻權

夫救入之際必欲盡其變故謂之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

兵法欲肅肅則兵得其利將權欲一則國得其利
兵之靜者此治兵之嚴肅也惟靜故可以待
此所以能得其勝之利國之專者此任將之專
一也惟專故可以制敵此所以能得其勝之利
昔宣王之世能兩盡其利也肅肅馬鳴悠悠旆旌
此則兵之靜也故可以成薄伐之功命召公以征

射繚子四

淮夷命方叔以征蠻荆此則國之專也故能成厥
復之功茲非兵以靜勝國以專勝乎至於後世刘
祐之攻海鹽也寂若無人楊素之將隋也馭戎嚴
整是亦以靜而勝也光武以荆門之專委征南肅
宗以河東之事委子儀是亦以專而勝也
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
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
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劔是
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
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法曰皆戰則強是力不可分也分則人寡故弱法
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是心不可疑也疑則必
亂故背吳漢與刘尚分屯而光武大驚懼其力分
而弱也符堅之兵見八公山草木皆人形遂至於
一麾而衆亂莫止此則心疑而背也力弱則勢微
而兵怯故進退不豪豪武也不武於進也縱敵不
擒則不敢與之敵也此無他弱故也將吏士卒動
靜一身蓋將率則心也故靜士卒則支也故動心
與支雖異而同乎一身身以心為主心既疑背則

動

不失之不及必失之太過不及則計雖決而不連
大過則動已決而或不禁禁止也謂不能止之也
是以浮言胥動而有異口虛言為之將者且無修
整之容可以卒下為之卒者亦非常誠之士可以
待敵故以之發攻必至於敗衄若是之兵是自恃
以陵人也故謂之疾陵之兵言不能自治而疾於
陵人是暴兵也不足與鬪言久必敗將吏士率惟
均一身故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將以心言
者上之帥下也不勞而自治如心之居於內而可
以應事也群下以支節言者蓋下之從上也不可

而自隨如支節之從於心惟其所役也其必動以
誠則支節必力者蓋內信則外應故心之所為者
誠則支節必力而為之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者蓋內疑則外怠故心之所為者疑則支節必不
從其所役故背之既疑而背乎是上不能以心使
下也下不能以支節從上也故將不心制率不節
動而用之也必不能勝苟可以勝是僥倖而勝也
此非善用政權者也昔者穰苴之治兵也能以心
制士卒也至於將戰之際雖病者皆求行猶得於
支節之從乎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人各有畏必而所為使之畏則在己而不在敵畏己之心甚於畏敵則人必輕生而趨死畏敵之心甚於畏己則人必偷生而懼死斯心也不兩立畏我則侮敵畏彼則侮我此勢之必然也見侮者敗者士侮己則必不力於戰故敗立威者勝者蒞之以威使之有所畏故勝法曰戰勝在乎立威又曰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人惟有所畏故必有所畏為不有以使之畏其肯為吾用耶上有可畏則下必不敢侮故將能其道則吏畏其將衆有所畏則敵不敢侮故吏畏將者民畏吏畏者敵畏民此其吏效之必至也蓋威行於上而可以服乎下威行於己而可以服乎彼吏而畏將則威行於己也故敵畏民光弼之兵惟畏夫卻者之斬故能成功魯國之民惟疾視其上而不之畏故莫之死是則勝負之道必在於畏侮之間故欲知勝負之道者即之夫畏侮之權而求之雖未戰而可卜其成敗矣

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法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率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是其始也必有恩以愛說其心其後也必有威以嚴恩其心蓋人惟有所慕而使之從人惟有所憚而後可以使之為愛說其心所以使之慕也彼既我慕則必我從故為我所用不有以愛說之則必不為我用也嚴畏其心所以使之憚也彼既我憚則必我為故為我舉不有以嚴畏之

則必不為我舉也穰苴分糧吳起吮疽所以愛悅其心而用之也至於蒞賈後期則必斬材士雖能而亦斬是又嚴畏其心而使之舉也率之收全勝之功却燕晉之師非其効歟愛固可以使之用也然愛而人不懷烏能使人無離心愛而下順則人懷之矣故下不二李廣寬綏不苛士樂為用此下順其愛也下順則心不離故北平之守人無二志非不二乎威固可以使之舉也然威而不行於已烏能使人無違心威而上立則已行之矣故下不犯祭遵於舍中兒犯法殺之無赦是威立於上也

上立則下不違故祭遵之威光武語諸將以不可
犯為將之道亦不過恩與威耳故曰愛與威而已
此問對所以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一說以為愛
在下順須及下之人賞下流說也威在上立貴者
刑上極說也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
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眾已聚不
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此言兵不可以輕發也兵惟不可輕發故亦不可
輕言高祖謂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則戰

必欲勝不能必勝不如不戰故戰未必勝者不可
以謂之善戰者也何足與言戰攻必欲取不能必
取不如不攻故攻未必取者不可以謂之善攻也
何足與言攻已既無一定之謀可以決攻戰雖有
刑賞以加人亦未必為之也其肯信之乎邲之戰
雖先濟之賞設而率無成功井陘之役雖趙將欲
斬之而眾不之畏以是知制勝在於將而刑賞不
足恃也非不足恃也為之助矣不可無謀而專用
刑賞也大抵信乃見信期前之信為足信也於其
未期之前而其信已結於人心則其信為莫大矣

韓信令諸將破趙而後會食諸將應之曰諾其始
若未可信也然諸將信之者以其信在期前也見
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事未形而先料
之乃善處事者也故於其未兆之前而其事已明
則其事爲預定矣韓信度趙空壁已於未爭旗鼓
之前而知之此非事在未兆乎兵之爲事惟貴乎
預決也如此故用則有成動則有利豈可虛散而
徒歸耶大衆已聚必有所用故不可以虛散成師
已出必期成功故不可以徒歸若楚子困吳無功
而返秦師伐鄭聞備而返是皆虛散而徒歸也豈

其

善用兵者耶故用師之道唯敵是求唯敵是擊夫
一日縱敵百世之害求之若求亡子者懼其或失
之也夫人之愛子之心爲甚切也子而或亡其求
之也肯遲於頃刻哉而求敵之心若是甚急可知
也見敵不從不足以言勇擊之若救溺人者懼其
或緩之也夫人之有溺者從而救之非必其視苦
而後有是也人皆欲求之也茲豈可緩哉而擊敵
之心若是其速可知也昔者司馬懿之攻孟達也
倍道兼行入日至其城下非若求亡子乎范蠡擊
吳王也援桴進兵率劔其頸而後已非若救溺人

乎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鬪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時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有所恃者必不欲戰分險則有所恃矣故無戰心輕於用者必無所養挑戰則為輕於用矣故無全氣必戰而後求勝豈能必勝耶鬪戰則以戰而後求勝故無勝兵言不能必勝也泚水之役晉楚夾泚而守陽庸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者分險則無戰心故也蘓茂數挑戰王伯閉營不出而卒破之以

其挑戰則無全氣也趙括出銳搏戰而為秦兵所射是又鬪戰無勝兵也然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以義而戰則師為有名矣師雖以義舉然必起之於我以倡天下而後天下和之則也董公說高祖為義帝縞素與天下共誅項羽是師以義舉也高祖必先之以縞素為資乃所以示其自我起也挾義而戰此義兵也至於爭私結怨是又積釁之兵吳子五兵有所謂義兵則挾義而戰者也而五兵之起又有所謂積惡者此又爭私結怨之兵也兵難於積釁而與而亦不可暴而用之故其應之也必

出於不得已故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此言不可爲
之先也昔越之伐吳也吳未發而先發是以有會
稽之耻此則不能待之以徐也雖不可爲之先然
亦不可不之慮故爭則待之息則備之爭而待之
者所以禦之也息而備之者所以防之也蓋敵不
可啓故彼與已爭則必有以禦之敵不可忽故彼
雖休息吾亦必有以防之三略曰不爲事先動而
輒隨其此意也昔秦之於六國也六國之師叩關
而秦人則開關延敵是爭則必有以待之也六國
之師雖未與而秦之守備未始弛是以息必有以

備之也一說謂爭者有兵之際聖人則不敢恃兵
以進故必待之息者寢兵之時聖人則不敢忘戰
而弛備故必有以備之此武王所以觀兵孟津而
武王所以謹四時之教也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闔則得服
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
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
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

此三勝者皆正勝也非曲勝也兵之所勝雖不同
而其爲勝則一勝於朝廷此不戰而勝者也雖在

朝廷之上而有已勝之功此晏嬰折衝樽俎之勝也勝於原野者此暴兵於原野之間而以勝之也如晉楚戰于城濮之類是也勝於市井者此引兵深入人之郭郭而以勝之也如孫臏之據其術巷之類是也尉子言此三勝者蓋三者取勝雖不同要皆得全勝之理非曲勝之也乃若鬪則得服則失者是又求幸勝者也鬪則得者蓋鬪而後求得其於不鬪則不得也失者不能與人鬪而為人所服則失之矣此必敗之兵也不敗為幸矣而或勝之者非正勝也曲勝之也蓋此不意彼之驚懼而

李

彼自驚懼所以能同而勝之也其勝曲勝也曲勝者本不能勝之而以勝之也故曰曲勝曲勝非全者以其謀不素定而功出幸成也幸而有成者豈知權變者之所為耶故無權名以不能盡是權也安可以權名之故明主於戰攻日雖無求勝之心而有必勝之道故明其法制而勝自可為合鼓合角所以同其心也李靖兵法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營給鼓十面每營則給鼓一面有警即鼓此所以合鼓也諸行軍同聽角聲第一角聲絕右虞候促馬驛第二角聲絕則被駕第三角聲絕右一軍

被駕第四角聲絕右二軍被駕若是者皆合角也
節以兵刃所以齊其力也周人大閱之法三發子
刺三擊三刺進退疾徐各有其節若是者所以節
之以兵刃也其法既如是其明雖不求勝而自可
以勝故曰不求勝而勝

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
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
什百人而率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
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此善用兵

者也故兵有去備徹威而可以勝者故法曰息必
當備之是備不可弛也今備可去而不用非怠於
士也蓋此既有以勝之雖無備亦勝也法曰立威
者勝是威不可廢也今威可徹而不用非懦於用
也蓋此既有以勝之雖無威亦勝也去備徹威雖
無可勝之勢而有可勝之理兵何以能去備徹威
而勝耶以其有法也以其器用之蚤正也以其應
敵之周而總師之極也且枝擊不足以敵銳士銳
士不足以敵武率武率不足以敵節制兵之有法
誠可以勝也此勝之所以在於有法也器械精明

賀齊之所以強旌旗新明揚素之所以震器用既
 具宜亦可以勝也此勝之所以在於器用之蚤定
 也方慮極物法之所先策而無遺略之所取應之
 周備略宜其可以勝也此所以有取於應敵之周
 也長帥之分周人所制束伍之令尉子所言總率
 既盡宜其可以勝也此所以有取於總帥之極也
 諸葛亮謂有制之兵無能之將而不可敗也此則
 有法者可以勝也李德祐募甲人於安弓人於河
 內而定其兵率為天下雄者此則器用蚤定之可
 以勝也李光弼問賊陣何堅而遺惟正郝廷玉以

鐵騎取之此則應敵之用可以勝也管仲制國為
 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此則總率之極
 可以勝也惟其應敵欲其周總率欲其極故五人
 則為一伍十人則為一什百人則為一率千人則
 有率萬人則有將其為慮也周其為制也極然其
 為法乃戰國之法也非成周之法也成周之法自
 百人為率以上則以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
 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以千人而師萬人而
 將此蓋得齊管仲之遺法也齊管仲三分其國以
 為三軍九三萬人焉其制與周人異周人以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何其
 詳而曲耶而管仲之法畫國為三軍每軍萬人如
 畫碁局如數一二何其簡而直耶周之法詳而曲
 者所以為不可敗也齊之法簡而直者所以為必
 勝也尉子戰國人也所言齊之遺法也其朝死則
 朝代暮死則暮代者所以備其乏也其法雖如是
 之周極及其周之又在乎知彼已也權敵之輕重
 審將之賢否而後可以舉之此孫子所以有經事
 校計之說也五事之所經所以為周極也主孰有
 道將孰有能兵眾孰強士卒孰練是又權敵審將

也將必能權敵審將而後可以舉兵此孫子所以
 繼之曰知之者勝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率聚
 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
 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
 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
 不從者則我敗之矣

兵法輕兵日行三十里故三十里而後舍百里而
 趨利則擒三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今
 而集兵千里以旬日百里以一日得無違兵法乎

蓋有法之常有法之變趙奢留邯鄲二十八里不行及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而至闕與凡行百二十里此千里或可以旬日集而百里或可以一日集也率既聚將既至深入其地必錯絕其道所以使人無還心人無還心則必力於戰矣據其大城大邑以為之地所以欲其有所恃矣有所恃則人心堅而氣有餘矣此正班超在兩域之時也使之登城逼危者所以陷之死地也男女數重此又得彼之男女而用之以逼其地形之要處而攻其要塞之地所以奪其地也既得其地則其城

邑可得而據而彼之要道必為所絕矣彼勢既睽復從而攻之則彼必倉卒失計故將帥不能相信吏卒不能相和雖欲刑之而彼有所不從所以不從者以為我所敗也故我敗之矣此韓信伐趙及趙壁一空漢幟已立背水既陣死戰是勝趙軍之潰宜矣彼趙將雖欲斬之其可得而止乎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谷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色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

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矣

先人有奪人之心敵救未至而已降則先有以奪之也故津梁不及發而險已可渡要塞未及修而利已可據城險未及設而城已可陷渠谷未及張而勢已可進津梁者所以渡險也未發則我得而渡矣要塞者地之要衝也未修則我得而據矣城險者所以自固也未設則城無守矣渠谷者行馬之類所以拒禦也未張則可得而進攻矣若是者雖有城而無守猶無城也此鄧艾之所以由陰平入蜀徑至成都人莫之知是有城無守也遠堡未

入此堡守之率也戍客未歸此屯戍之夫也未入未歸者以其守備在外而備也故有人猶無人非無人也以有而在外猶無人也此亦鄧艾既入成都而姜維之兵猶在關口是也六畜五穀財用是又軍之糧食輜重委積也今未聚未收未歛而為我所乘是彼之資乃已之資也彼雖有資猶無資矣此霍去病之所以輕齎絕幕而取食於敵也天城邑空虛則無以為守資盡則無以養人若是者必不能自保矣故因其虛而攻之彼必服矣此齊伐魯所以問之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對策集卷之五

恐者是其虛而攻之也惟能因虛而攻之故可
以獨出獨入而無所制敵雖不接刃而可以制之
使降矣法此言蓋謂其取之易而人不能制之也
此法之所以有曰獨出獨入者伯王之兵也伯王
之兵夫誰與敵哉宜其不接刃而可以致之也

施氏對繆子講義卷第二十五終

施氏對繆子解義卷第二十六

守權

攻在於知變守亦在於變故有攻權亦有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
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審廩毀折
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用兵之道非攻則守守之法非一而足里鳧濱曰
行者為羈縻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一進一退此
行者也盡在郭中此居者也郭城郭也圍救圍也

進不郭圍則人馬無所棲障堡障也亭邊亭也退
不亭障則烽火無所以此禦戰非善之善者也豪
傑雄俊武勇之士也堅甲利兵勁弩強矢軍之器
用也有是數者盡在郭中則敵無器械之可取收
害廩毀折而入堡則敵無糧食之可掠借寇兵而
資盜糧古人之所戒也今客氣百倍而主之氣
不半焉則是客之氣輕窳而主之氣實謹也此所
以竭彼而盈我也彼若來攻其傷實多故曰傷之
甚也茲理甚易知而世之為將者莫之能知也
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

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
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
誠為守也

上略曰獲固守之獲險塞之蓋有地不守與無地
同坎之為卦其象險也其爻陷也聖人於冢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是險之可守也明矣守之之法
城廣一丈守用十人工食不與焉此又量地廣狹
而制人多寡也前言以城稱人正此謂也出則不
在所守守則不可以或出出守有法人力雖寡十
倍於敵一可當千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

而守必固矣乃若吳子曰十夫所守千夫不能過
是又言其威勢之大可畏也尉繚所當乃其常爾
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內也郭外也為城
郭者豈徒費民之財使之聚土壤也將以固其所
守也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此守之大法也至
於孟子所言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是又地利不如
人和之說傳不云守衆心成城此孟子意也
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
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一丈之城十人守之千丈之城守以萬人此正法

頌

也故善守者似不在於城池兵粟也孟子曰城非
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則守者似不在是也而此必欲深
廣其池堅厚其城備士民給薪食堅弩矢稱矛戟
者無他焉法也而守之之義不在焉堅城深池所
以固其勢也備士民所以具其人也給薪食所以
給其糧也堅弩矢稱矛戟所以備其器也在周官
掌固掌城郭溝池之固須其士庶子分其財用設
其飾器亦此意也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

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
此言攻者攻千丈之城也千丈之城守者萬人守
得其法一可當千故攻萬人之城者非千萬之衆
不可也勢特而不能固守矣是則有必救者而後
可必守無必救則必不可守矣董卓欲討陳倉是
資接而以為守也睢陽已破而三日救至是無接
者必不守也

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誠
者暮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
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

也遂發其竇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
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公麼毀瘠者并於後
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
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

夫人之所以堅守其城而不下者必其城之堅也
必其援之誠也城堅救誠其勢必不可下矣愚夫
蠢婦亦知效死勿去故曰無不蔽城盡資者言糜
所費也血誠者言歷所誠也盡資血誠是衆心成
城也宜其有暮年之守也守餘於攻救餘於守此
以氣言也氣有餘則勝之必矣若其城不堅而救

鳥絲譜義二十六

者又不誠其破之必矣此愚夫蠢婦所以守陴而
 泣下者也陴城上之垣也如田單之令老弱女子
 乘城約降是也當此之時民心既危雖有發窖廩
 而救撫之者亦不能止之矣必也鼓其豪傑雄俊
 之士氣與夫堅甲利兵勁矢強弩并於前公磨毀
 瘠不堪任者并於後強者在前弱者在後將以攻
 之彼不畏矣十萬之衆救於城下宜其可以勝之
 也若有以救之則必開其因而守之者乃可得而
 出矣既出矣則必據要害之地以爲之固而吾之
 救之者但救其後以爲之援無斷其糧道使之中

外相應而已

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
 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
 也

前之所言救守之正道此言救守之變道救而示
 不誠則倒敵而待者蓋吾之救本誠也而示之以
 不誠則彼必死戰故可倒敵而待之後其壯前其
 老示班師不救之意也吾不救以彼必力故敵不
 得前而守者亦不得自止此正守者權變之所屬
 也非前守法之所可盡也此正王伯不救馬武欲

使之力戰而因以襲之乃可集事是得夫守權之說也

十二陵

十二陵者言有前十二事則可以陵入有後十二事必為人所陵

威在於不變慧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謹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備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聞

惠

卒

惠惠

惠

寔

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号令

攻權曰立威者勝又以不變為先威一定則士卒必畏而服矣穰苴下表決漏而斬莊賈是也故謂威在於不變語曰小人懷慧是慧足以使人也然亦在乎因時因時以無先起而後縮也伐蕭之役軍士大寒楚子勞軍士皆如披纊是也故曰慧在於因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苟能應事則無前跋而後走者矣子房借箸以籌令趣銷印是能應事也故曰機在於應事法曰凡戰以氣勝則戰必在

尉繚管子卷之六

乎治氣也長乃之役葛劇必待三鼓而後進兵是
治氣也故曰戰在於治氣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是必出乎人意之表而後可也韓信陳兵臨晉而
渡夏陽是也故曰攻在於意表周官掌固設其飾
器蓋人孰不能守惟飾之於外則可以張其勢李
抱玉之守河陽而傳山陣是也故曰守在於外飾
無過者欲動而無過也非度數則無以量多寡而
計廣狹孫子曰量生度度生數是也故曰無過在
於度數豫備不虞左丘明言之矣兵欲無困必先
豫備而後可程不識之所以未嘗遇害者以其有

備也故曰無困在於豫備小敵人之所忽忽則易
以窺故謹在畏小大敵人之所攝則易以敗故智
在治大光武見大敵勇是治大也見小敵怯是畏
小也或以爲事之小大故曰謹在於畏小智在於
治大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則除害者不可不
嚴斷若孫權破檣而破曹操是也易曰以費下賤
大得民也則得衆者不可以不下人高祖推食而
得韓信是也故曰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
有此上十二陵者則可以陵人矣若夫有此下文
十二陵則必爲人所陵悔在於任疑者蓋疑志不

尉繚言卷之三

二

足以應敵任疑者必悔諸葛謀多決少所以每有
所恨孽在於屠戮者蓋用兵雖不可以無罰而罰
不可不審好屠戮者必有災孽子玉下朝之間鞭
七人貫三人耳其屠戮亦甚矣得無孽乎偏在於
多私者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而私之是為偏
也晉伐陳今無入僖負霸宮而當時乃有焚其宮
者以其私而偏也不祥在於惡聞已過者蓋將
能約言能受諫而後可以為將今惡聞已過則不
欲人諫也故為不祥趙括將兵軍吏莫敢仰視不
祥莫大焉不度在於竭民財此言橫取妄用無有

難奴

制度也秦人盡取錙銖用如泥沙其不度可知也
不明在於受間此言智不足以料而反為敵所間
是以不明趙孝成信秦間之言而伐廉頗其不明
莫大焉不實在於輕發此言妄用其兵不審事勢
也符堅輕舉伐晉而敗於淮淝是輕發也固陋在
於離賢言不能用賢所以鄙陋也項羽不用亞父
輩而終為剽悍之賊是離賢也禍在於好利此言
貪利則必為人所誘故禍秦將賈孺高祖所以得
其利而誘之而秦將果敗是好利也害在於親小
人此言小人惟近也則必為害岑彭為蜀亡好所

殺是近小人也亡在於無所守此言內無所守編而僥倖以勝人莫敢自用為羅所敗是無所守也危在於無号今此言治軍無法故危也實建德度險而置太宗所以知其必敗也

武議

九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吊民伐罪王者之師貪財好色衰世之政夫無過之城不可攻也吾從而攻之無罪之人不可殺也吾從而殺之有父兄者無故而見戮有貨財者皆利其所有子女何辜咸歸臣妾若是不為義兵也盜也夫盜者貪人之財也所舉若是非盜而何王者之兵將以除暴止亂而禁不義也兵之所加問罪而已非有所侵暴也故農安於野而不離夫田業賈安於市而不離其肆宅士大夫安於僚屬而不離乎官府求其所以然者由夫武議定於上而天下響應故兵不血刃而人已親矣昔齊人伐燕

弟遷

孟子告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河則可
觀此則知尉繚子之所謂盜者其斯人之徒歟又
言湯之征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其民觀此則知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其成湯之舉
乎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
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以其地
之廣狹出乘之多寡而言之也夫一乘之所出六

甸 卒 千

十四井之所供也其為夫也五百七十六焉古者
四兵為甸地方千里井分百井由法自此成定出
賦者六十四井之中出兵穀一乘牛二頭馬四疋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此一乘制也以百乘言
之則六十四百井五萬七千六百夫之地也以千
乘言之六萬四千井五十七萬六千夫也以萬乘
言之則六十四萬井五百七十六萬夫之地也此
出乘之數也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故天子得
農戰農者寓兵於農也諸侯以救守之大夫以事
養之救守者或出兵以救或為王而守事養者或

原經詩書卷二十六

九

服其事或供養井由之法始於其太公營於周公
 此則農戰之法也及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諸
 侯之救守也可知觀申侯之供其資糧扉屨則大
 夫之事養也可知天子而農戰是權歸於上也故
 不外索權諸侯以千乘之衆亦足以救守故不外
 索助大夫以百乘之利亦足以事養矣故不外索
 資凡此乃以下奉上之意也蓋以上馭下必欲盡
 其制以下奉上必欲盡其職故也此天子所以農
 戰而諸侯大夫所以救守事養也
 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

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此言財不足以攻守則必置之以市以爲生財之
 道生財有道而後所以供戰守之費李牧雁門之
 役市租皆入幕府所以給軍用也市惟可以給戰
 守故萬乘雖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欲藉是
 以給之也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
 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
 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豎馬圍者是賞下
 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尉繚管子卷之二十六

其本云賞聞董開二
人年重焉字不審

誅而人畏之則其威武足以服人也殺一人而三
軍震以其威之足以震之也殺一人而萬人喜以
其公足以悅之也殺不難殺而不避權貴然後為
難故殺之貴大賞不難賞而至於卑微然後為難
故賞之貴小殺及貴重然後可以見其刑之上極
賞及章聞然後可以見其賞之下究昔穰苴斬莊
賈不顧景公之命刑上極也趙奢得許歷一言而
拜為國尉是賞下流也刑賞在當將威在行其在
亦韜亦曰將以誅大為威賞小為明殺及當塗貴

圍

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廝養之徒是賞下
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知將威之
所行則知將之所以為武也法又曰賞罰明則將
威行其以此歟如是之將人主安得不重之
夫將提鼓揮袍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
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
袍端奈何無重將也

昔吳起不受左右之劔而欲以旗鼓為事誠以統
軍持勢者將也諸將之命乘於一鼓之下而將實
司之當其臨難決戰接兵角刃之際提鼓揮袍不

可不謹也鼓之而當則可以成功取賞鼓之而不當則適以敗身辱國是以越王欲舍兵而范蠡援鼓進兵率刎其頸是鼓之而當也長勺之戰公將鼓之而曹劌以為不可是未當鼓也鼓之當不當初若未甚害而存亡安危最係之其可無持重之將乎

夫提鼓揮袍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谷而守是謂無善之軍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提鼓接刃此未

免於有戰也故不足為難若古人所言無善之軍則為難矣攻必以蒙衝蒙衝者車蒙以皮可以衝突者也守必以渠谷渠谷者拒馬也今無此而可以攻可以守故為無善者無善言莫善也猶詩所謂無競維人之無同無競者言莫競乎此也法有善有莫善有善未大莫善為大而無善者亦莫善之謂也

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

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惟其致天下之民此所以有聞見也無市則無所聞見市為百貨主故曰百貨之官賤市貴賣以此限吾軍士節其用費也夫軍士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養馬猶為費也斗者不斗夜擊者也更用量粟所盛四萬升人馬所資如此今不足以給其食而使入飢馬瘠者以市雖有所立而無人以主之也此李牧之於雁門所以收租而盡入幕府也提天下之節制之兵雖為可用然無百貨之官是無市也

無市則無財士無財不來其何以戰故曰無謂其能戰

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虱必為吾所効用也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夫用兵之道必欲使之必為上用自起兵至甲冑生蟣虱亦為我用言雖又亦為我用項羽之兵符堅之兵皆甲冑生蟣虱雖然不為之用亦何益哉乃若楚人之師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其必為用也可知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求出生之路也後為鷲鳥所逼此

言人必有所憚而後可以得其用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
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
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
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將相無種太器晚成士方窮時安時順雖屠牛
賣食不以為耻是何耶古之逸士藏山隱市何拘
於此乎年雖七十有餘而其堅剛之操未嘗少挫
苟一遇主三萬之衆有不足統天下之大有不足
定自非武議素定示未得此也故曰良馬有策遠

亦

道可致夫馬雖有才必策之而後可見士雖有能
必合之而後可從太公之會遇正以此也然古之
人臣得君者不獨太公也龍卧南陽螭蟠西華者
皆能佐時輔主為出名臣然未若太公之盛耳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二萬
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王不
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
修而然也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初未聞有祥異
也木抵商之末周之初紂虐已甚而文武之化行

乎汝墳被于江漢天子之人予之武王何心哉是以盟津之渡不勞力而享成功矣按秦誓惟十有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孔子曰與諸侯期而共伐紂王左伏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即此右旄左鉞虎賁三百人即此死士三百也戰士三萬即前所謂此主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是也紂之億萬即書所謂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是也飛廉惡來紂之信任之臣也身先斧鉞則師卒旅而來也陣開百里則其旅之衆也夫惡廉如此之勇陳陣如此之廣為武王者且不勞一士不劬一刃而克商誅紂

者非有祥異也修人事而已如以祥異而興則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太公何以焚龜折筮而行蓋武王以仁義之師攻有罪之國人事修而天理應一至此也說者又惑師渡孟津受率其旅若林血流漂杵之說今尉繚子以武王不罷士民不血一刃何耶蓋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之言厥有旨哉

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及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

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用之

天道遠而難知人道近而易見愚者蔽於天智者
驗於人唐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而靖則曰
兵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
廢蓋存其機於未萌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是則
用兵者詎可信人而棄天乎故孫虛占法也從而
考之則建破得而明咸池樂名也從而占之故勝
負得而決龜兆卜也令而稽之則吉凶可得而知
星辰雲風之變氣候也觀之則精祲可得而驗也
將欲以此而求勝於人不亦難乎是數者既不可

驅

以取勝蓋亦求之人事乎為將者上至天將軍制
之下至地將軍制之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是不制於天地人也夫如是則人事無不修而征
伐無不克矣然而駢無辜之民就鋒鏑之下以爭
一日之勝其器誠凶也其德誠逆也其官誠死也
吾豈得已而用之哉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是也咸池說為星漢天文志云西宮咸
池五帝之車舍火入早金兵水水中有三桂桂不
真兵起星說也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此言將權之專無所制也。上雖有天而吾不制於天時，故無天於上下。雖有地而吾不制於地利，故無地於下。前雖有敵，吾不制於敵，故無敵於前後。雖有君，吾不制於君，故無君於後。劉裕以徃亡日，困賊無天於上也。鄧艾由陰平以入蜀，無地於下也。李晟欲自表暴以奪敵心，無敵於前也。充國守便宜而不發兵，無君於後也。

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一人之兵者言犯三軍若使一人，其人之齊一也。

如狼如虎則取其猛毅，如風如雨則取其疾速，如雷如霆則取其威嚴。武王之師如虎，如虓于商郊，此則猛毅也。岑彭之兵所至勢若風雨，此則疾速也。宣王之師如雷，如霆，此則威嚴也。震震冥冥，天下莫不驚，以其可以震蕩人心也。風雨之說或以為取其恩之及人，如湯之師如時雨，降民大說是亦一說也。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以觸立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耶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夫

惟天下之至柔為能馳騁天下之至剛惟天下之
至弱為能制天下之至強此理之必然也天至柔
至弱者莫如水三尺童子亦狎而玩之然其暴然
而來觸之者雖至堅如山陵無不崩而壞者水性
之專其觸之誠也由是言之則用兵者誰可不一
其人心而使之專其誠乎况兵之為用劔以莫耶
甲以犀革莫耶之用水斷蛟龍陸斷犀革象甲五
屬犀甲六屬其堅如此由是而用之或正而用以
奇奇而用以正威聲所加其孰敢當我哉孫子曰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也大宗之

擒老生其得諸此

隴 乞 乞 隴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撲撒蓋之以蔽霜露如此
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
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入
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以已下人者為能得人之力以人從欲者不足得
人之用尉繚子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勞佚必以
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則以已下人者
豈不得人之死力乎且以吳起之與秦戰凡次舍
之所居以隴畝則不平以撲撒則用蓋起非不能

安其居止而必以不平テス隨前撲撒蓋之者テ為其可
 以蔽霜露而已何必求異於人哉ニヤ此無佗無高入
 之心而有下人之意也噫以勢言之則上下有異
 勢以心言之則上下無異心吾能下之如此彼豈
 不知所以用力而報我哉是則索之以尊必以已
 驕人故不能以人之死責之以禮必以上臨下故
 不能竭人之力何者世固有以千金予人而人不
 喜以一言予人而人死之者有以當其心也人均
 一心而吾能以待已者待人則人必樂為用矣若
 或以已陵人人不然且怒者幾希魯之民疾視其

長上衛之民受甲而不戰者何耶索尊與責禮之
 過也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トス非無上下之分也恐
 其煩人之不便也成十六年卻至見客免冑兼命
 三肅而退正謂此也記曰介者不拜亦欲其不勞
 人也若欲煩人而且欲其死竭其力亦未之有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
 其身
 公以忘私國以忘家人臣之分內事也况人君掃
 境內而屬之將軍其可舍其國而家是圖乎是以
 忘其家忘其親忘其身而未之或顧夫將之所以

不能忘私者以其為家計也為親計也為身計也
曾不知國即家也君即親也民即身也國安則家
安矣君樂則親樂矣民存則身存矣故受命則忘
家思報國也張軍則忘親慮君事也援抱則忘身
慮民害也昔穰苴嘗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以忘其身正有得
於此也

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
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一人之敵不足以當萬人之敵昔項王學書不成

弃而學劔既而曰劔匹夫勇也又去而學兵法以
項王之意蓋謂劔是一夫勇故學萬人之敵撫劔
疾視何足尚哉此吳起所以不與左右進劔而以
旗鼓為主蓋其所貴者大則其所任者必不小旗
鼓乃其任也劔豈所宜張侯有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誠將任也故卻克中矢流血至足而鼓音不
絕者以其所主者在此也光弼令軍士曰望吾旗
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者以其所主者在是也
惟其所主旗鼓故臨難決疑揮兵指刃皆其事也
劔豈其所任也

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
軍莫難於治衆三軍則凡三萬人矣欲使三萬人
得成行列而行非一日所能也必三舍而後可自
一舍之後至於三舍則三軍之行列堂堂然而去
日三舍之餘如決川源則其行列之順爲可觀也
傳曰凡師一宿爲舍三舍則經三宿矣又況古者
出軍一日出一軍則三軍九三日出故必待三舍
之後而後行列以成三舍之外則愈可觀矣
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赤者赭之
踐墨隨敵用兵之至要也故望敵在前因所長而

用之所以挫之也敵白則望之赤則赭之此因所
長而用也白與望均白也赤與赭均赤也所以因
之民而用之也彼以徒來我以徒應則無侵軼之
患彼以騎來則以騎應則無奔突之患蓋見物與
侔是也物而見之而與之侔是能因所長非能知
彼已者盡之乎若馮異之變服與赤眉共伏此亦
因敵而用之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双首而還吳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
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兵法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成湯升陲之
師左必欲攻于左左不攻左則為不失命右必攻
于右右不攻右則為不失命則非令者必斬無赦
也吳起治軍最為有法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
得徒雖破軍皆無功則起之為令固嚴耳而材士
未合而先取双首雖曰有功如非令何宜其斬之
也雖然亦可哀也

施氏尉繚子講義卷第二十六終

七書

施氏尉繚子講義卷第二十七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
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理官刑官也將而以理官言者以其兵刑一也能
以斷訟則能於用兵矣子路嘗欲得一陣而當之
而於片言折獄亦優為之是則兵刑一道也以是
為職則是為萬物之主物事也主事者不可以不
公惟公故無私於一人公以能斷故萬事至而制
之公則能名故萬物至而命之方其事文始至也

則必有以斷之既斷之得其理然後名之以示人
且以成周鄉士遂士觀之在內則為鄒遂之士在
外則載旗以從軍鄉士之職聽民之獄訟而異其
死刑之罪是能制物也要其成於此而受其中於
士師是又所以命物也其在遂士亦然知鄉遂士
之職則知將理之所制所命者明矣不然何以繼
之以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內或說將理官也謂
將與理二者皆官也

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鈞射之弗追也

此篇射繚子托刑以言兵謂以刑當於近始不可

脅

過於五步之外苟過於五步則不可追矣故雖以
曲矢射之弗可追也鈞曲則有可追之理金雖鈞
而射之而不可追言決不可向也即此以言則兵
失於用其可得而悔乎故以怒興師怒或可已以
忽致戰者忿或可復至於大事既舉其可得而遷
止耶

故善審囚之情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
之背灼人之盈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不勝
其酷而自誣矣

以威脅人不足以得人之實情何者脅之者以其

指辭

有所畏而從也孰若不事筮楚而得其情乎成周之法使之入束矢入鈞金而後聽之其聽之也先之以辭次之以氣又次之耳目果何俟於筮楚乎以筮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筮背灼脇束搶如是其酷以是而訊問其情雖國士且不能勝况其他乎宜其自誣而以虛為實也此古者所以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正為此也不然周勃何以有不如獄吏之貴云
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智不能開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

此言聽訟者不公而為貨利所奪也有千金而後可以免死罪有百金而後可以免刑罪聽訟若此何以為公尉子之意蓋欲以無私為主故謂聽臣之術雖有太智不能開一言雖有千金不能用一銖此既公於其心則彼必先所罔其罪而施其刑矣

今夫決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下百數大圍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尉子

圖

辭
下全

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書言明清于單辭又言明于獄之兩辭則訟之所聽聽止於此矣不必有所聯係今戰國之聽訟者小國十數中國百數大國千數由是而延衍又至於十取百百取千千取萬凡其親戚婚姻知識無不陷焉如是農賈士大夫皆不得安其職業而為囚所聯累如此則其所費可知兵法語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十方之民聯於囹圄其所費亦可知

謂

志

師之於所費與刑之費一均知師之不可妄用而不知刑之不可不察其可乎上不省刑而縱其費國雖有不用兵而其危尤急於用兵也此刑法志所以言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錐刀小刑用鞭朴蓋言其刑一也

原官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躰也

官百官也聖人建官所以為治也故治之所出在官此惟其為治之所出故為治之本謂之本者以

明其治出於一也周官有天地四時之官分掌治
教禮政刑事此所以明所事主而為治之本也制
法制也聖人立制所以致其治也故治之所行在
乎此惟其為治之所行故為治之分謂之分者以
其各有分守而足以分之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
以職事十有二登萬民蓋所以分四民而為治之
分也爵祿者又聖人馭下之權也權之所用必有
其等故爵以馭貴必以其德祿以馭富必以其功
若是者所以為稱也稱者稱乎人之功德也惟欲
稱其功德故為有等焉尊卑之躰者以此明尊卑

之等也周官太宰以爵馭貴以祿馭富司士以德
詔祿以功詔祿所以定尊卑之躰也上治下安權
正則天下治而兵不用矣

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均井地節賦歛取
與之度也

知民之情與民之數則民可得而計矣好善罰惡
者所以求其情也正比法者所以具其數也善為
可與故好之惡為可去故罰之比法者又校登民
數之惡書也不可不正既知其情又知其數則民
可得而計矣所以為會計民之具成周之際率教

者書之興之所以好善也。不服教者，移之屏之所
以罰惡也。比法頒之六鄉，比要受以三年比法，亦
已正矣。會計民之具，其備於此矣。均井地，節賦歛
蓋所以予民者，欲其平。所以取民者，欲其當。取予
之法，盡於此矣。井地之制，其形象井井九百畝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則井地不可不均也。賦歛
之制，上地食其半，中地食其參之一，下地食其四
之一，則賦歛不可無節也。均其井地，所以予之也。
節其賦歛，所以取之也。故取予之度，在於此。成周
之際，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則均其井
地也。以土均之法，土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
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
節賦歛也。取予之度，於此可見。

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
事也。

式所作有式，所成有具，而後可以見工之所能。程
工人者，所作之有也。備器用者，所成之有具也。其
程也，以其所歷之時，與其所造之度，而限之。此程
工人也。為兵制，則有六建之備。為甲，則有上旅下

旅之制為弓弩則有四等六等之分此備器用也
是二者皆匠工之所能也故曰匠者之功也成周
之際煎金有齊歛輩有時合三材有日若是者皆
所以程工人也有匠人有弓人有亟人若是者皆
所以備器也匠者之功於此可見矣所守者有其
域則所止者得其法夫人之所以為淫怪之事而
不可止者以其所守者無常而所止者無法也分
地塞要則所守有定域內而在於王官則有次舍
之分有中門之限外而在於國中則有田里之分
有門閤之守皆所以分地塞要故奇邪怪民有所

防而奇邪淫怠有所戒飾偽詐民無所容而造言
亂刑在所罰則所以殄怪禁淫之事舉於此矣成
周之際八次八舍掌於宮正中門之禁掌於閤人
此則分地塞要安於內也比鄰有制門閤有禁此
則分地塞要於外也惟地有所守故怪者可使不
入而邪民可使之去而市亦無飾偽之民
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
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之術也
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
上有道換下有法守然後為至治之世臣奉法者

也故守是而稽之以斷者乃可以畫為臣之節君
 制法者也故明是而稽之以驗者是為人君之操
 成周之際有六曲有八法有八則皆法所寓也令
 小宰令百官府政乃法律乃事此則守法也太宰
 佐王治邦國以典待邦國之治以法律待官府之政
 此則明法也法之所在君臣之所並稽故主守在
 所明輕重在所等王守者法於有司也輕重者法
 所用也臣主之權皆欲明乎是
 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

君民之情無或間則天下之事無不聞且堂上遠

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以
 身之尊據九重之邃上下之情未免有壅遏之患
 矣人君廣至聰之聽則不然使下之情無不上達
 上之情無不下通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知者昔有
 虞之君詢事攻言舍己從人又有出內其命者是
 下通上達也達四聰安得不見稱於書
 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

國用不妄制必因其物而為之制知國有無之數
 則國用可得而制矣用其功者以其民力之勤而
 制之也仍什一也記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

周禮卷之二十七

八

是亦用其功也成周之際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正欲知有無之數也記曰祭用歲之功
知彼弱者強之躰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
此以已料敵之說也以我之強躰之故可以知彼
之弱以我之靜決之故可以知彼之動韓信知楚
之易弱者必以漢之強也光弼知周勢之囂者必
以已之靜也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
必異其任而後可以官人必等其禮而後可以待
下文文武之才固有不同吾則因而任之分之以

之

侯謂

因

玄

武之職此王者官人二術也故謂之唯王之二術
俎豆之制各有其等吾因其等而同之則上中下
各同其等之制此王者會諸侯之禮也諸之天子
之會周官有太宰掌邦治有太司馬掌邦政此官
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上公之禮簋十豆四十侯
伯之禮簋八豆三十二子男之禮簋六豆二十八
俎豆各同其等之制也王合諸侯之際也
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木必蠹而後虫生人必惑而後說入議得其正則
所守者堅遊說間諜何自入乎太宗之後房元齡

惠

謀議之所資也。有男子多變太宗立斬之。是則遊說間諜無自入矣。乃若趙孝成王信秦間之言而代頗以括燕。慧王信齊間之言而代毅以却。是豈正議之所存乎。

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臣繼世兼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周禮射侯之銘曰：貽汝曾孫。諸侯百福。夫天子建萬國以親諸侯。祈茅土之封。受山河之誓。豈欲一再傳而止耶。誠欲與國家相為無窮。而後已。為諸侯者。朝覲以時。貢賦以職。其禮無不謹矣。上以至

舉

情待乎下。下以至情待乎上。斯有無窮之聞。更繼世。惟知奉兼王者之命也。然先王之治邦國。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其所造。為定其有常。為不度。令則不能奉而兼之。乃更造亂常。而違王之明德。此所以得而伐之也。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是也。

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明。齊上達在王垂聽也。

天下太平。無可治之事故。謂之官無事。治不賞而民勸。故上無慶賞。不罰而民畏。故民無獄訟。民皆

周禮射侯之銘

九

務本而逐末故國無商賈是乃至治之世故謂之
何王之至言何王者治如此其至也言其治之至
極不可及也凡此所云皆人生之所宜聞其所慮
者患王之不聽也明舉其事以上達於王其從與
否則在王垂聽矣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
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共耨妻在機杼民無二
事則有儲畜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綠飾纂組之
作

孟子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推而
至於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食者生
民之本農桑者又衣食之本也民知務本而不逐
末知有一而不知二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昔先
王之時王親耕以勸天下之農后親蚕以勸天下
之桑亦欲天下之知農桑而足衣食也尤慮夫民
之不勤故有載師之職俾司萬民凡宅不毛者有
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是又戒之也秦皇興閭左
之戍使百姓轉輸於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又安

得斯言而告之夫民無一事恐逐末以忘本也雕
文刻鏤有傷於農綉飾纂組有傷於蚕惟無以二
事役其心而後可以專事於耕桑矣此漢文帝後
元二年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飾綉纂組
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
原也帝其知治本乎

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
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綠飾馬牛之性
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木父則必蠹故木器液金以革而為用故金器腥

金木不足以為用惟土為質故古之聖人飲於土
食於土埏埴以為器而天下無費昔堯舜之世飯
土簋啜土形此土器也而周人亦有陶人旒人之
官是為埏埴之工埏埴者範土也古者之治民質
俗朴故惟土之用至於後世而質始不勝其文矣
金木而衣以綠飾非其性寒也蓋以侈之過也在
漢之世庶人屋壁有后飾之風是以金木而衣綠
飾也馬牛之性本食水草今乃給以菽粟是所以
養人者養獸也戰國之世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是馬牛給菽粟也治失其本若是可不為之設制

於

度以防之乎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蚕天下受其寒則

農桑誠為急務也古者男女各有常業故春夏夫

出於南畝所以致力於耕耨之時也秋冬女練布

帛所以致力於女功既成之際也夫如是故民無

飢寒是以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是失

其所以為治之本也故孟子之告梁王也則以黎

民不飢不寒為可以王其告齊王也則亦以不

不寒為可以王是則戰國之際民失其職久矣宜

尉繚之告梁王亦以是為治本尉子之意孟子之

意也

古者土無肥堯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

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

古者以地授人隨其高下而定數故不以肥堯而

或有耕否人各有職不以勤惰而使之自縱至於

後世則地有遺利民有餘力而地始有不耕民始

有不力者矣成周之世量其地而分之民故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

百畝是則土有肥瘠而皆可耕之地任民以職而
嚴其法故不耕者載師罰之以屋粟閭師罰之以
無盛是則人無勤惰而皆使之耕及後世而乃不
然此非古人之能而後人之不能故得失若是其
異也蓋古者治之有法而後世則失其所以治之
矣故耕者不終畝以其上奪其時故不獲終事於
田畝織有日斷機以其苦於賦稅故雖斷機而不
足用農桑之事若是其飢寒也宜矣故奈何其飢
寒之及已耶此無他古治得其本而後治失其本
也

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
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共飢
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
焉有喧呼醜酒以敗善類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知公道之行又何私焉
故小邦大邦無出於戶庭南海北海無間於闔域
農者無私耕奉公而已蚕者無私織亦奉公而已
雖隆冬大寒而不以為寒雖三白不食而人不足以
為飢言上下共之也惟其公而無私故如人之有
子十人一飯不為之加有子一人一飯不為之損

者公也又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有公而不知有私也

民相輕併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有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

聖人之防民也至故其慮患也亦至惟其防民故使民不得相輕併惟其慮患故無橫生之夫如是則欲心爭奪何自而生私食私財何自而有設或

天下之民不勝其爭奪也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之財私矣秦烏得而馭之乎惟善為治者有公天下之道操之以法使斯民常不得有私焉夫制者所以禁民為非而廷於善者也又孰敢為非以自私哉成周之君任人有法自九夫之井五地之制於地貢於財賦無不樂輸所求何私焉此成周之治所以終莫及也

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

又

治道既出於一則天下同歸于治夫至治之世耕
田而食鑿井而飲熙熙陶陶然不知帝力何有又
烏有爭欲之心獄訟之聽乎家給人足遠至近安
而內外無患矣究其旨歸實出於聖人治之以一
也惟聖人以至公之道而化天下向之忘本者今
則反其本向之背理者今則緣其理無非出於一
道是民之心本乎至誠而無為非也極其成效豈
不為治之至耶唐虞之世黎民於變不犯有司九
年之潦而民無菜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四方無
虞萬邦作又此治之至也成周之時情偽既防中

通

和已導刑措而不用時和而歲豐四夷咸賓無有
遠通此治之至也秦和之治其在唐虞成周後之
言治者孰不以是為稱首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律世不可
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

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唯堯則之是則王者兼
天意以從事凡其所為一準諸天而行之故彼蒼
者其天正色耶吾莫知其紀極也帝王之君其誰
為法則乎取諸天也自天之外將求之上豈耶則
遠而不可監將求之來世耶則未可得而知據是

此治之至也

二者而推之蓋求諸已而已湯之檢身若不及得此者也

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

天之為道不止於一君之繼天亦各有道所謂天子者繼天而為子也亦必躋天而行事故其道有四焉神明則揚子所謂天神天明也易之垂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即所謂垂光也洪叙則恢其法也即四時之運六子之職也無敵則天道不爭而蓋

勝也一說神明則靈其機也垂光則顯其勢也洪叙則恢其法也無敵則立則其威也兼此四者而

行之既有其序則君之能事畢矣又豈不足繼天而作子哉一說以為聖人之四德神明者聖人之

神德也運而不可測者也垂光者聖人之聖德也充實輝光之所著也洪叙者聖人之文德也洪度

紀綱之所寓也無敵者聖人之武德也所以除殘

賤賊而天下莫當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

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繼下全

繼

天下之物不適於用亦不可用也苟適其時何物
不可用苟不堪所用雖大而甚博亦不足以爲用
古之人奉牲以告則曰爲其博碩肥脂不瘠瘠蟲
也野物何足爲犧牲哉通天地人曰儒雜學何足
爲通儒哉海雖廣不足飲一夫不適所用也泉
雖淺足止三軍渴適於用也况欲生於無度邪生
於無禁者乎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
世有淳澆教有淺深不可不知也鴻荒之世其俗
朴其民淳上之所以化下者本乎至神百姓莫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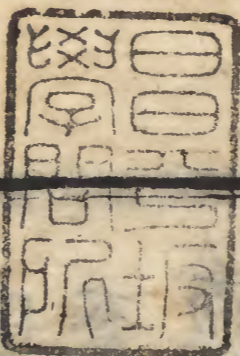
滕

其所以然而然者易曰聖人以神通道設教此則
太上之神化也其次則因性而化之堯舜垂衣裳
而治神化也周人以邠三物教萬民因之也其下
則不能化之矣但不奪其時不損其財亦足以化
此孟子告梁王則以勿奪民時爲言對滕文公則
以取民有制爲言是又其次也

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將以示其戒必有以威之將以其褒必有以顯之
禁之所以戒之也戒其所不可爲而彼不知所畏
則亦不足以爲禁也故必以武而成則其所以威

杖

之者至矣賞以崇報其功苟不有以著其賞功則亦不足以爲賞也故必以文而成則其所以顯之者著矣昔之善明禁者莫如武王武王牧野之誓所以示其戒也而必左伏黃鉞而後誓則其以武成也可知成王之立司勳之官所以報之也功而必銘書于王之太常者則其以文成也可知矣



施氏尉繚子講義卷第二十七終

七書

